

大家小书

乡土漫谈

陈志华 著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

陈志华

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

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京出版社



乡土漫谈

陈志华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土漫谈 / 陈志华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
2018. 7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 - 7 - 200 - 13930 - 3

I. ①乡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建筑艺术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TU - 8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6042 号

总策划: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: 王忠波

· 大家小书 ·

乡土漫谈

XIANGTU MANTAN

陈志华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出 版 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: 100120)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9.5 印张 153 千字

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13930 - 3

定价: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大家小书

总 序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

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不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，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陈志华的乡土情结

李秋香

《乡土漫谈》是陈志华先生有关乡土建筑著述的一本“大家小书”，希望让更多的人能轻松地读到大家们的精品，感知大家们的思想动态与学术的追求，利用点滴时间随时翻看，不受大部头著作阅读冗时的拖累。本书为陈志华先生两类具有代表性的著述，一是乡土建筑研究的论述，一是精选了序跋中的七篇。文章学术观点清晰，短小精悍，优美抒情，可读性强，可供读者细细鉴赏品读。

陈志华先生的一生，在两个研究领域均获得了很高的成就。1989年之前，陈先生一直从事外国建筑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，著述颇为丰厚，是从事外国建筑史研究中，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学者。1989年退休年龄一到，陈先生便放下了之前的工作，从研究外国的东西，一步跨界到了中国乡土建筑的学科，并成立了乡土建筑研究组，将学术方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

弯。当年陈先生正值六十岁，他便诙谐地称这次跨界为“六十变法”。

这次跨界让很多业内的人不解。守着外国建筑史的至高领域，可轻松辉煌地走完一生，变法岂不是大忌？的确，那个历史阶段，中国乡村还是个落后、愚昧、脏乱差的代名词，人们对乡村、乡村建筑及乡土文化关注甚微，乡土建筑究竟能研究出什么来？面对人们的质疑，陈志华却很冷静地说：“外建史研究很好，但只是图书馆研究。”中国乡村的生活多么有趣！他回忆第一次下乡时说：“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清爽的环境……看来我身上流动着的还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父母的血。这一身血早晚要流回土地里去。”在给学生讲课或撰文时也常说：“……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还小，为了躲避日本人，老师带着我们避乱在乡下，吃住无定所，是广大的农村，是农民把我们养大的。乡土建筑，是我几十年来牵魂的心爱。”

2012年12月陈志华先生获得了“走向公民建筑——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”的杰出成就奖，那阵子正赶上他腰腿疼发作，让我代他去深圳领奖。临走前我到陈先生家，他再次深情地念起他的母亲：“一位大字不识，连名字都没有的乡下妇女，但她是织布能手。我享受了她一生的慈爱，晚上闭起眼睛等她过来给我轻轻整一整棉被。”“在乡下我们也如此享受着乡民的

照顾。抗战八年，随学校上山下乡，在祠堂里住宿，在庙宇里上课，在老乡家里洗衣服，每周还煮一大锅开水烫虱子。乡村的生活虽苦，但太有趣，太好玩儿，太丰富了，印象太深了。我永远永远，时时刻刻都忘不了乡村，忘不了农民。……”那句“这一身血早晚要流回土地里去”的渴望，正是滋养他成长的乡土情怀，把对母亲、农民和乡村的热爱融为一体，在小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对乡土大爱的种子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抽枝发芽，变成他笔下的一本本饱蘸真情大爱的乡土建筑研究著作。

乡土建筑研究小组成立于1989年。当年，师生们就奔赴农村调研、测绘。那时，乡村交通、通信、商业都不发达，下乡走村调研都凭脚力，电话多是手摇机，村里没有旅店和商店，住宿要自己号房子在老乡家里，十几二十天洗不上个热水澡。为振奋青年学生们的精神，让他们理解和认识乡土建筑的价值，陈先生常常会讲他儿时在乡村的印象，以及乡下的房子，村里的习俗文化，但常常讲着讲着，就会情不自禁地讲起农民的淳朴和对他们的厚待，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偷白薯的故事：“我们把从田里偷来的几块小小的白薯请她们煮，她们会端出一大盆煮白薯来，看着我们吃下肚去。我们发烫的脸都不好意思抬起来对她们说声谢谢。这岂是此生能忘记的！”这故事每一届学

生都听过，我不知听了多少遍，每听一次都会加深乡村乡民在我心里的分量。而陈先生则把这种情感全部倾注到乡土建筑研究中，倾注在字里行间，不论研究、保护的文章，还是杂文闲谈，读者们都能被他的深情打动。

陈先生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。一批历史价值很高而濒临毁灭的乡土聚落受到学者、公众与官员的关注，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陈先生也成为乡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一面旗帜。随着众多研究成果的出版，2000年前后出现了乡土建筑的出版热潮，众多高校的建筑系也将乡土建筑纳入研究与教学体系。

那些读过乡土建筑研究的读者们，纷纷来信来电话赞叹，给予高度的评价。乡土情结在读者心中生成，他们专门跑到乡下探访古村落，寻找逝去的乡愁，甚至自筹经费保护修缮传统村落。那时候，常有地方致力保护家乡的人邀请陈志华先生，希望助力乡村，每次他都毫不犹豫地前往，为传统村落的抢救保卫战加油鼓劲，并为此写下大量村落保护的杂文和散文。

在二十几年中，陈先生始终步履匆匆，笔耕不辍，带着团队与时间赛跑，进行着研究、保护、记录，尽最大努力拯救传统村落，因此，除乡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著述外，还涉及国际文物保护文献的翻译、乡土建筑的杂文等。但不管哪一类，即使

是批判性、纪实性很强的文章，虽针砭时弊，却又笔端生情，尤其面对传统村落的破坏，他愤愤之中注满强烈的爱怜情怀，全力呼吁保护，留住农耕文明的遗产。急迫的心情，随处可见。他多次把自己比作一只啼血的杜鹃，为抢救传统村落“子规夜半犹啼血，不信东风唤不回”的决心，让读者无不为之动容。春天的江南，勃勃生机，山河锦绣；秋日里，收获喜悦，硕果累累。

为了乡土建筑的研究和保护，他一只眼睛近乎失明也无怨无悔，却为失去乡间的老房子、老朋友落泪感伤，他的心里装着乡村和那里的人。八十岁以后，陈老师每年会随我们的团队下乡一两次，或春或秋，每次住上三两天。一踏上那熟悉的乡村小路，望见满山遍野盛开的油菜花，听到远村近舍鸡鸣犬吠之声，他就会异常兴奋和激动，挥舞着手臂指点着：这里美呀，快拍下来，拍下来！很多次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吟诵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（著名诗人艾青的诗）眼里泪花涌动。而今，年逾九旬的陈志华先生，很多往事都难以记起，唯独儿时八年乡下的生活经历及六十岁之后上山下乡的事，还记忆犹新。每次我去看望，他总不忘问一问村子里的老房子、老朋友，也自然念起母亲的慈爱。我相信，他是用对母亲的热爱拥抱着那片乡土大地，这才有

了“六十变法”后乡土建筑研究的升华。

这篇短文没有对陈志华先生文章本身、其思想脉络等做分析阐述，只简单地叙述了陈先生于甲子之年跨界的内在渊源，目的是希望广大读者在了解了跨界背景后，通过阅读原文，细细咀嚼，读懂陈先生这本“大家小书”背后的故事，得到更深透的体会和感悟。

李秋香于清华园

2017年10月

目 录

001 代 序

乡土建筑研究

- 023 / 兰江岸边
032 / 来到了关麓村
042 / 徽商村里的生活
056 / 初到黄土高原
067 / 婺源掠影
084 / 清华彩虹
091 / 芙蓉村
096 / 到张壁村去
101 / 重回楠溪江
107 / 曲径通幽处
113 / 俞源村

118	/	九龙山下人家
127	/	苍坡村
132	/	岩头村
137	/	蓬溪村
142	/	楼下村掠影
151	/	狮峰寺一日
155	/	岭南的暖冬
162	/	洞主庙
170	/	告别俞源村
176	/	从哥老会说起
192	/	走好，福宝场
204	/	磻口恋

序跋选摘

215	/	《古村郭峪碑文集》序
222	/	《江南明清门窗格子》序

229	/	《走近太行古村落》序
242	/	《宁海古戏台》序
248	/	《乡土屏南》序
253	/	《福建土楼建筑》序
258	/	《故园——远去的家园》序

代 序^①

年过八十，终于老了，这才体验到什么叫记忆力衰退，原来它不是“渐行渐远”，而是跟拉电灯开关一样，吧嗒一声，一件事便再也想不起来了。不过，它也会有几次反复，说不定哪天就会有陈谷子、烂芝麻忽然闪进脑子，但是，那些似真似幻的故事要求证便难了。于是，有一些年富力强的朋友就逼迫我写几段回忆录，不写，便不给饭吃。不给饭吃，即使对我这样的老糊涂来说，也是怪可怕的惩罚，我便运气调息，想了一下。

我这一辈子，有三个时期倒是还有点儿事情可记。一是抗日战争时期；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；三是上山下乡搞乡土

① 本文出自作者的《北窗杂记三集》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）之第一二〇篇。

建筑研究时期。正好是少年时期、壮年时期和老年时期。前两个时期虽然也很有些重要的情节，不过那是全民族性的事件，我的经历跟许多朋友的一比，简直是小事一桩，不足挂齿，不妨先把它们撂下。第三个时期，倒是有点儿我个人的特色，虽然未必能吸引多少人的关心，但也会有人觉得有趣。

其实，这第三个时期和前两个时期是息息相关的。正是日寇侵略者在南京杀死了我的三爷爷和小姑姑，也把我从滨海一个中等县城赶到了农村。整整八年，随学校上山下乡，在祠堂里住宿，在庙宇里上课，在老乡家里洗衣服，煮白薯吃。那些淳厚的农妇，以仁慈的心对待我们这些连衣服都洗不干净的孩子。我们把从田里偷来的几块小小的白薯请她们煮，她们会端出一大盆煮白薯来，看着我们吃下肚去。我们发烫的脸都不好意思抬起来对她们说声谢谢。这岂是此生能忘记的！

第二个时期，在学校里遭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野蛮的冲击，见到了恶，也见到了善。好在闹了两年多，学校里就要“斗、批、改”了，把我们一批人弄到农场去“脱胎换骨”。农场可是美丽的，有无边的水稻和菜花，有高翔远飞的大雁和唱个不停的百灵鸟。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清爽的环境，心想下半辈子务农也不赖。看来我身上流动着的还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父母的血。这一身血早晚要流回土地里去。